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錄監生臣蔡國瑚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

宋 金履祥 編

己未周平王四十有九年魯隱公元春秋始此此後編年紀事自有春秋左氏經傳今特舉其事繫王室與關于天下之故者而后書東遷之後諸侯放恣春秋例書卒唯魯書薨益削諸侯也今不敢遺例並皆書其公卒子王子曰書亡然後春秋作履祥謂書終于文侯之命平王之初也春秋始于仲子之賵平王之末也則平王之世蓋得失盛衰升降之會也

鄭伯克段于鄢寘其母姜氏于城潁左氏曰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

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京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履祥按莊公曰制巖邑也它邑唯命請京使居之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莊公其初未有它意也然不為置良師傅是以段之惡曰肆而祭仲子封輩交以為言故莊公之私亦曰長曰子姑待之曰將自及曰可矣莊公于此始有熟其罪而取之之意矣甚矣天理之易微而私意之易長也

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賵

春秋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胡氏曰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至其晚年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于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

風化之原平王子母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于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託始于隱公不亦深切著明也哉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天王紀法之宗冢宰紀法之守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故特貶而名之以見宰之非宰矣　左氏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陳氏曰緩且子氏未薨以下疑後人增益之雜記有大夫士訃于他國之君之禮則不但同位外姻也且文九年秦人歸　風之禭傳曰禮也諸侯相弔賀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則賵不及尸弔不及哀非禮也與文公傳自相違令不取

履祥按左氏傳于隱公之篇多誤于莊公之篇多缺此考春秋者所當知也隱傳之誤如仲子之謂子氏之薨尹氏之卒是也左氏既誤以隱妻子氏之薨為仲子故此以仲子為未薨而王賵之其曰不及哀尸謂曰惠公之緩曰豫凶事謂賵仲子之豫也文之四年十有一月成風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九年秦又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以此例之則歸賵當是惠公仲子俱歿之後其歿在春秋之前左氏蓋誤解矣惠公妻其妾嫡其庶王法所當正也平王不惟不之正而反成之且魯之于朝聘未數數然也平王將以懷魯而行此不正之禮其後隱弑桓篡桓之子孫又自相攘奪者終春秋之世焉平王在位五十年晚節舉措如此不足以懷魯而相以敗王法成魯禍王室其有不衰乎然則王之正之將如何曰隱公上不敢違其父下不敢廢其弟而自以為攝天子于是錫命焉則是受天子之命為諸侯也隱定而桓之謀逆弭

矣此所以正王法而懲諸侯也隱于王室多曠禮雖諸侯放恣積習之弊或者亦有感于斯乎莊篇之缺當別言之于後

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祭伯如魯春秋曰祭伯來左氏曰非王命也穀梁氏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杜朋黨之原為後世貳于君者之戒也此義不明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强藩為援以脅朝廷如唐盧携之于高駢崔胤之于宣武昭緯之于邠岐者矣

五十年鄭伯始見其母于大隧左氏曰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

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呂氏曰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出于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苟以人力勝之及力既窮未有不復其初者子之于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因之城潁絶滅天理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是悔果安從而生哉一朝之忿若可以勝天怨心稍衰愛親之念油然而不能已考叔特迎其端而發之耳愛其母者莊公考叔同一心也其啜羹舍肉皆天理之發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天之惡是豈聲音笑貌能為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乃曲為之説俾莊公闕地及泉隧于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嘆哉故開周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擴其天理而大之豈止為鄭之莊公哉

孚王子曰鄭伯意雖悔而畏及泉之誓考叔意雖美而為闕地之迂古人重盟誓其流乃若此之悖且愚乎

鄭人伐衛 左氏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隱元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五十有一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王崩孫林踐位 胡氏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計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

尹氏卒 公羊氏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履祥按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謂聲子也為公故曰君氏非也古語氏猶令云家也君指公也國君之母卒而云公家卒則不詞甚矣故當從二傳然是時魯亦有尹氏隱公之獲于鄭也因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則魯亦固有尹氏也春秋所書尹氏在周在魯不可知惟以為君氏則不可

爾

鄭祭足帥師入㓂 左氏曰鄭武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國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呂氏曰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序平王莊公之事並稱周氏無尊卑之辯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大矣然周亦不能無罪焉鄭伯為周卿士君之于臣賢則用不賢則去復何所隱哉平王

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固已失天子之體甚至與鄭交質勢均體敵周鄭等諸侯耳歲推月移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

武氏子求賻于魯

春秋曰武氏子來求賻傳曰不言使以王未葬也

履祥謂平王予魯猶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公于周不賻天王之喪于報施之禮且猶不可況君臣之際乎武氏子之求在周為屑然魯之不臣甚矣

宋穆公卒立宣公之子與夷是為殤公

左氏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

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陳氏曰特相盟而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醎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履祥按春秋之初齊僖公小伯鄭内叛王而外挾之以合諸侯二國叅相為用也齊自盟石門成三國會中丘伐宋又與鄭入郕入許會陳鄭以以成宋亂與衛胥命與鄭謀紀與鄭衛伐盟向又與之戰魯與之盟惡曹與宋衛燕伐魯國語稱為小伯鄭伯向平王之末即以王師伐衛討公孫滑之亂桓公立四年而始

朝六年以齊人朝王七年以王命伐宋以王命告諸侯取三師入郕討違王命九年成宋亂皆與齊偕相出入王奪其政而繻葛之矢中天子之肩矣故齊鄭之始盟春秋憂之

壬戌桓王元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宋陳蔡衛伐鄭

左氏曰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履祥按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役也衛為之而春秋以宋為首宋穆公舍其子馮使出居于鄭以立殤公而殤公欲衛伐鄭欲以除馮故春秋誅心以宋為首惡也州吁弑君之賊其于此役不足為誅

矣

魯翬帥師會宋陳蔡衛伐鄭　春秋曰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履祥按魯隱公唯不以君自處故諸大夫專擅非公命而為之者有矣如費伯城郎公子豫盟邾鄭作南門皆諸臣專之是以帥師雖大事翬或固請而行或不俟命而先行也諸臣猶不可以翬凶逆之性則其欲除桓而卒弑隱宜肆然不以為難也

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　是為宣公　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

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君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之宰獳羊肩即殺石厚于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宣公即位

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王使尹氏武氏助翼翼侯奔隨隨晉也

履祥按晉文侯于平王有修扞之功其後嗣為曲沃所弱王室不能救已非矣桓王反使尹武氏助曲沃于君臣恩義邪正一切反之東遷以來諸侯放恣而罔之舉措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乎

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翼侯子光于翼是為哀公邾人

鄭人伐宋宋人伐鄭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履祥按鄭以公孫滑之故用師于宋宋又以公子馮之故用師于鄭宋已為州吁所誘今鄭又為邾人所嗾宋志在于去馮故為人所誘邾心在于報怨故嗾人春秋前以宋主兵此以邾主兵皆誅心也然其時鄭伯猶未朝王也而左氏謂以王師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伐宋則隱九年之事爾左氏隱篇之多誤此亦一事也

甲子三年晉翼侯自隨入于鄂 左氏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于翼故不復入翼而居鄂

鄭輸平于魯魯侯齊侯盟于艾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于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于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宋人取長葛京師饑左氏曰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入朝左氏曰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履祥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王奪鄭伯政又嘗助曲沃伐翼此所以失諸侯也鄭伯不朝固有罪今其來朝與其進可也然鄭伯實利政權又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周桓公之說未盡當時之事情也

四年王使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胡氏曰楚丘衛地春秋書于楚丘罪

衛不救王臣之患也以歸罪凡伯失節不能死于位也周子秋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冠結匏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陳及鄭平晉曲沃莊伯卒子稱代是為武公秦文公卒孫嗣是為寧公五年鄭伯歸祊田于魯公羊氏曰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蔡宣侯卒子封人嗣是為桓侯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鄭伯爭政之由桓王伐鄭之故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左氏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會于溫

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穀梁氏曰諸侯之參盟于是始　陳氏曰有參盟而後有主盟者矣鄭有志于叛王而合諸侯于是輸平于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

鄭伯以齊人來朝六年王使南季聘于魯　胡氏曰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是未嘗朝也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春秋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門于他邦及齊晉秦楚諸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于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鄭伯為左卿士以

王命伐宋以王命告于魯魯侯齊侯會于防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履祥按自鄭公孫滑奔宋宋公子馮居鄭宋鄭交兵非一日矣鄭伯自交惡以來意本不王四年强入朝亦為王所不禮矣然其意在于挾天子以令諸侯故不禮而不退虢公分政而不退將以濟其私也于是以王命伐宋又以王命會齊魯之師以伐宋而不以王討之甚矣鄭伯之私也

秦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史記曰文公五十年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二年徙居平陽伐蕩社三年滅之經世作徙居郿

七年鄭伯齊侯魯侯會于中丘魯翬帥師會齊鄭伐宋魯侯敗宋師于菅取郜

取防左氏曰春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公敗宋師于菅鄭師入郜歸于我鄭師入防歸于我

履祥按二國伐宋取郜取防何以獨歸諸魯魯之于鄭本仇也于宋本好也魯以行人失詞而不救宋鄭于是始輸平令又會魯以伐宋故以二邑歸魯蓋欲監其利鄭而絕宋也鄭魯苟以王命伐宋則削其地以為王士可也鄭安得以予魯魯亦安得受之于鄭噫諸侯之行其私亦甚矣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左氏曰蔡人衛郕人不會王會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齊人鄭人入郕八年鄭伯魯侯會

于時來齊侯鄭伯魯侯入許

左氏曰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傅於許瑕叔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為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君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之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

之桓之十五年
許叔入于許
履祥按齊侯以讓魯而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則入許者齊之志也鄭伯先登遂入許則入許者鄭之功也讓魯而魯不敢受固也與鄭以酬其功宜矣而鄭亦不有焉何也鄭以齊魯之師伐宋故齊亦以魯鄭氏許齊之志魯與有力而鄭自有之終必以此致隙安保齊之不終于爭故曰況敢以許自為功又曰其能久有許乎然則何不以歸之齊歸齊則恐其終逼已也故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傳者謂其度德量力無累後人或者謂得而弗有此豈其本心哉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爾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與鄭人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之田左氏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

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履祥按鄭之伐宋取三師又入郕為王命討也至是論功加邑可也而取其四邑之田與之以不能有之土何哉此可見鄭假王命以報怨非王意也桓王知其久假多鄙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子用兵是以授之專據之邑桓王處此可謂以詐御詐者矣

魯公子翬弒其君隱公而自立是為桓公　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公羊氏曰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

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則非臣也子不復仇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九年魯桓公元魯侯鄭伯會于垂卒易祊田盟于越

左氏曰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履祥按鄭以祊易許田其請久矣故嘗先歸祊隱公受之已入祊矣而許田則未與也隱公豈以朝宿之邑重于予鄭耶或者廣狹肥磽之非鈞也桓弑隱而立立即修好于鄭而鄭要之以許為垂之會且加璧焉于是卒與許田矣葢鄭以貪易許而桓以餂賂鄭也

燕穆侯卒子嗣是為宣侯十年宋督弒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立公子馮是為莊公　左氏曰宋穆公卒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馮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魯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

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公羊氏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履祥按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大抵皆與鄭戰耳其獨與鄭為仇者以馮之在鄭也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與夷意非不善也為殤公者迹穆公之轍雖復以國與馮可也而亟尋師于鄭唯恐馮之尚存卒以此斃其民而華督得借是弑之殤公盍有以自取矣孔父無死節之義其不免于失諫之譏乎但左氏書孔父見殺之由起于內故非矣當從二傳為正

魯侯齊侯陳侯鄭伯會于稷以成宋亂蔡侯鄭伯會于鄧左氏曰始懼楚也 公羊氏曰鄧與會爾 胡氏曰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強于信義制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

十有一年春晉曲沃敗晉師于汾隰獲晉哀侯欒成死之晉人立哀侯子為小子侯左氏曰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國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

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　史記曰陘庭與曲沃武公代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魯侯迎婦于齊春秋曰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左氏曰公會齊侯于嬴成昏于齊也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嫡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履祥按魯桓與翬弒隱而為君相歸許于鄭會齊鄭陳以成宋亂成昏于齊桓親會而翬為之逆桓又親

為會以受之君相之間所以求寵于諸侯求援于大國者為謀亦至為禮亦恭矣而桓之所以自隕者卒以姜氏人力不可以勝天如此夫

十有二年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左氏曰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十八年秦人納芮伯萬于芮晉曲沃稱弑哀侯于曲沃史記曰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桓叔之子莊叔之弟十有三年陳桓公卒文公子佗殺世子免而自立齊侯鄭伯如紀左氏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使乃叔之子聘于魯

履祥按周衰篡弑之世必假天子之命以自立天子從而命之此已周之失道矣魯桓之幼也王室常賵其母矣至是弑立求寵于諸侯未嘗有王覲之請也而居有之其無王益甚矣周何求于魯非惟不討其罪不責其朝聘也而反聘之于列國猶報聘也而朞年之內未聞魯有一大夫如京師者而周又聘之桓王拳拳于魯如此豈禮其能弑立耶王聘之不足重如此禮樂不出于天子而政令不行于天下亦王室自取焉爾

王伐鄭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人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

卒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蔡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胡氏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則遣使聘焉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而自將以攻之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不書天王端其本也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以著君臣之義也戰于繻葛而不言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

陳氏曰春秋不始于平王始于桓王也東周之不競鄭莊公為之也莊公相平王王貳于虢至于交惡平王崩四年而鄭始朝于是鄭虢相桓為左右以王命討宋不庭而合齊魯之師于中丘入郕又入許魯翬之相桓宋督之相莊鄭有力焉王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固有以

失鄭矣自將以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故曰代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于天下

十有四年楚子熊通侵隨俾請爵于王王不許

左氏曰楚子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

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史記曰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

履祥按史記所載當是蘧章求成之辭爾春秋之世馮陵諸夏惟楚為甚然觀熊通蘧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

紀侯如魯 左氏曰咨謀齊難也

北戎伐齊 左氏曰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

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履祥按北戎伐齊齊至乞師於鄭求戍于諸侯則戎患亦熾矣向非他日桓公之霸則燕齊皆為戎矣初齊侯欲以文姜妻忽而忽辭文姜之淫不待他日忽之不取必知其故矣至是有功又欲以他女妻之而忽又辭則亦失計矣雖其辭正然魯以周班後鄭忽乃恃功而輕周班焉則其熾量可知也其不終也宜哉

蔡人殺陳佗而立免之弟躍是為厲公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

而五
之
十有五年穀伯綏鄧侯吾離至魯　春秋曰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二傳曰何以名失國也

履祥按是時楚方強大吞噬漢陽諸國鄧不再朞而大敗于楚此鄧穀之君必為楚所逼去其國而來者故春秋名之不然豈其近患之不恤而遠朝于魯也哉春秋之初魯未見弱于齊固為強國紀有齊難穀鄧有楚難皆越之而不知桓之不足與有為也失其所主惜哉矣然魯自桓公啓于齊為其所殺莊公啓于齊為其所制而魯世遂弱至于宣公益不足道矣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左氏曰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履祥按盟向陽樊皆天子畿内諸侯禄而不嗣者周衰皆據為世嗣王不能有然桓王以盟向與鄭襄王以陽樊與晉其民皆願歸王而不願與鄭晉也此則王遷之彼則晉出之以是見周家忠厚于民而諸侯之不恤其民也惜也周衰不足以詑之此誠生靈之不幸矣

晉曲沃稱誘弒其君小子侯左氏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明年春滅翼十有六年王使家父聘于魯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子伐隨隨及楚平楚僭稱王左氏曰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黄隨不會使薳章讓黄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

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史記曰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之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祭公如魯逆王后于紀杜氏曰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　秦寧公卒三父廢世子而立出子十有七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十有八年曹桓公卒子射姑嗣是為莊公　虢詹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左氏曰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呂氏曰詹父號大夫而命于天子非號所能私討所以必借之王此王制之尚存也履祥謂使其大夫伐其國亦王制所未有也

齊侯衛侯鄭伯與魯戰于郎左氏傳事始見十四年先書齊侯主爵也

十有九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陳氏曰此郎之諸侯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毋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者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于惡曹故畧之而不爵也

鄭莊公卒世子忽嗣是為昭公　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大于鄭莊宋魯齊侯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于此五國者莊公卒高渠彌殺世子忽齊人殺之亹傳瑕殺子儀國亂者二十年魯隱公弑宋殤閔相繼弑衛桓公弑先殺伋壽而立朔國人出朔而立黔牟齊襄公弑雍廩殺公孫無知小白殺子糾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左氏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子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　穀梁氏曰宋公也曰人貶之也突賤之也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名失國也

衛侯殺其二子伋壽左氏曰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

先盜殺子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明也 詩新臺篇曰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

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

之求得此戚施 集傳曰言齊女本求子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二子

乘舟篇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

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衛公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曰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二子乘二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

十年魯侯會宋公盟于穀丘又會于虛于龜魯侯會鄭

伯盟于武父魯侯及鄭師伐宋左氏曰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于龜宋宋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師師而伐宋戰焉

履祥按善惡各以類相為謀魯侯執弒其君兄而得國前日成宋亂今日平宋鄭為鄭伐宋何其勤也

陳厲公卒弟林立易為莊公

衛宣公卒朔立是為惠公

二十有一年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左氏曰楚屈瑕伐羅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魯侯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宋衛燕師敗績

履祥按是役也一則齊紀為仇也一則宋鄭為敵也魯為紀所主而與鄭突同惡故為紀鄭若齊前則謀紀侯則德忽之功宋責賂于突而忽奔在衛故齊衛與宋合為一各有黨與以為此戰也紀無罪而鄭突有罪紀與魯鄭為黨則失所依矣故雖無罪而終至于失國也

二十有二年魯侯鄭伯突會于曹鄭伯使其弟如魯盟

秦三父弒出子復立故世子是為武公齊僖公卒子諸兒嗣是為襄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燕宣侯卒子嗣是為桓侯

二十有三年王使家父如魯求直王崩子佗踐位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

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

蔡昭公入

履祥按春秋忽當喪未君而出奔故歸而復稱世子奔不書子以其不能為子也歸稱世子以其為前日當立者也世子當君而終不克君以是為忽之病矣其後雖見弒而春秋不書以為不能守國者之戒也

昭公見弒在莊王二年

鄭伯突入于櫟宋公魯侯衛侯陳侯會于袲伐鄭左氏曰將納厲公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史記曰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弗克

陽封乙酉莊王元年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于曹宋魯宮

衛陳蔡伐鄭伐忽納突衛人立伋之弟黔牟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曰事首見桓公十九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二年魯侯齊侯紀侯盟于黃魯侯邾儀父盟于趡魯師及齊師戰于奚魯及宋人衛人伐邾

履祥按春秋于正月丙辰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而五月丙午書及齊師戰于奚則黃之盟何為也左氏曰平齊紀且謀衛夫盟為紀衛而已不免于戰尚何能為紀衛謀哉春秋書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而于秋書及宋人衛人伐邾則趡之盟何為也左氏曰尋蔑之盟也夫方盟之而又伐之何蔑盟之

能尋載屢盟長亂春秋比事而書之罪不言而著矣

蔡桓侯卒弟獻舞立是為哀侯蔡季自陳歸于蔡胡氏曰季氏也歸何以不有國劉敞曰智足以與禮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近而不逼者也是以見貴于春秋葬蔡桓侯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于衆人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者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爾

秦夷三父族史記曰秦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

十月朔日有食之左氏曰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鄭高渠彌弒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亹左氏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

懼其殺已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昭公之弒不見于春秋今據左氏經世書之蓋此所編欲著首尾不敢自同于春秋也

三年魯侯與其夫人姜氏如齊齊侯殺魯桓公立其子同是為莊公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史記曰齊襄公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齊侯師于首止殺鄭子亹及高渠彌祭仲立子儀左氏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儀于陳而立之

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史記謂渠彌亡歸經世從之

王子克奔燕

左氏曰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初子儀克也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反

四年

魯莊元年

使單伯送王姬魯築王姬之館于外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公羊氏曰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胡氏曰有三年之喪天王于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仇莊公于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

履祥按莊王初年有黑肩之難未遑諸侯之事也王是以王姬歸齊而使魯主之固常禮也然莊王豈不知齊襄鳥獸之行賊殺魯侯不能行九伐之法而反妻之耶又恐魯以桓公之仇急于主禮而追命桓公為

然莊王豈不知魯桓弒君之賊生不能討卒其自斃而反追命之耶是其區區之意不過以齊襄之强妻之而又以是和齊魯兩東遷之後王命不行于天下而其所褒錫晉如此于是王命益不足爲重矣

陳莊公卒弟杵臼立 是爲宣公 齊師遷紀郱鄑郚

履祥按齊之謀紀有日矣紀之季姜桓王之后則紀固莊王母家也莊王以王姬歸齊將以固昏姻兩王姬適至而遷紀三邑禽獸之人固無施而不悖也春秋書紀季姜與王姬之歸詳而不畧則齊之罪自著矣

五年齊王姬卒宋莊公卒子捷嗣 是爲閔公 史記凡閔字或作湣

六年五月葬桓王 二傳曰改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也 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必有故也而

後書其人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書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書葬下臣于周而詘于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使志葬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 左氏曰紀于是乎始叛 公羊氏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燕桓侯卒子嗣 是為莊公

七年王召隨侯責其尊楚楚武伐隨卒于師子熊貲嗣 是為文公 始都郢 史記曰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 左氏曰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

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齊侯魯侯狩于禚

春秋曰公及齊人狩于禚穀梁氏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卑公刺釋怨也

履祥按文姜之亂與魯莊之忘讎其事情皆有自家姜之誕為文蹤必有秀慧之資晨雌之才自其家而僖公已驕之寵其嫁而父親送之要其夫親受之可知已雖狄之事蹤必已久鄭子忽之辭婚許必知此不然豈其已嫁中年與夫俱返而始通之耶詩序謂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以至淫亂為二國患夫自桓公已不能防閑其妻與之如齊矣則莊公豈能防閑其母禁其如齊乎夫母不可禁禁其僕從可矣程子固有是言亦詩意也防閑其母借曰不能亦宜有所不忍矣何至躬與齊侯狩耶莊公忘父而制于母齊襄

與文姜之謀巧矣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而季友之祥慶父之材皆不在人下也故齊襄殺桓而以立莊為德文姜又挾舅氏援立以固莊莊公而讐齊制母焉則三公子皆君也是以莊公俛首帖耳非惟徇其母之淫今年會于禚明年享于祝丘明年如齊師又明年會于防于穀也而已亦有禚之狩有伐衛之會有圍郕之會焉蓋制于其母以立已為齊之德而不讐也春秋之所諱惟史記畧言其故而康節知之故經世書曰齊襄公殺魯桓于濼立其子同可謂得其情矣

八年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曰納惠公也穀梁氏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逆天王之命也

九年王使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黔牟來奔 左氏曰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公

羊氏曰朔何以名犯命也其言入簒辭也

十年秦滅小虢 史記曰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城國曰西虢

十有一年魯侯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左氏曰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齊無知弒其君襄公 左氏曰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弒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十有二年齊人殺無知魯侯及齊大夫盟于蔇

魯侯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是為桓公 葬齊襄公魯及齊

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左氏曰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取其傳管夷吾以歸為相國語曰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以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于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瀕于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臣將用之必不予我若之何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于羣臣

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其戮于羣臣猶未得請也于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

協材旦莫從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于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茅管子作苛蒲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于田野是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管子作惡其秀民管子作才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士則多賢是以敬畏戚農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

鄉六士鄉十五管子作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焉
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案
界也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
衡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于天下其可乎對
曰可公曰安始而可對曰始于安民公曰愛民之道奈
何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
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
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于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
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
使之乎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
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
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以上參用管子　管子
書曰桓公曰吾何以富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
謹鹽莢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
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
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讎鹽于吾國釜十五吾

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

國語曰桓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公曰安國若何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公曰諸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公曰國安矣其可乎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為之若何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

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于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于父母聰慧質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問焉曰于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問焉曰于子之鄉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悌于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

官之賢者而復用之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鄉之賛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穀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于鄉也不如為善于里與其為善于里也不如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義皆有終身之功公曰伍鄙若何曰相地而起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正月之朝

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讁之曰制治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親問焉曰于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于父母聰慧質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問焉曰于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問焉曰于子之屬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悌于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五屬大夫于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見固以征則彊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公曰若何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頫于諸侯以安四鄰則四

鄰之國親我矣為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于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公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試諸壤土甲兵大定

管子書曰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子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于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于是齊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要領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

致百官有司無所獲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巧轉而兑利請使遊于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小亷而苛忕音逝苛密忕習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與荆俗同請使往遊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寡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師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方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公曰善 國語曰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曰西伐何主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曰北伐何主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犬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環山于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從之而霸功立

履祥按論語子路子貢之問皆謂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疑其非仁夫子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葢許其仁之功也程

子言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為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弟也然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斷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為正爾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宮矣襄公之弑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而乃奔魯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自莒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為者和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代國是真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為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讐桓乎故先師子何子謂猶今叛者既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夫子答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神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耳然其事之是非則明書于春秋書公代齊納糾代而納之內不受也糾不稱子不

宜立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係之齊可立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訊齊也稱取弱魯也糾之死固當而桓公殺之為已甚耳然則管仲將得為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使二子之始問也曰管仲仁乎則夫子所以答之者又必異乎此矣管子書稱齊使鮑叔傅小白不出而管仲勉之鮑叔乃出謂管使之期待小白已久且述其所以自期者死齊亡死糾是則後人傳會為管仲文其事而不知其義者也今取其內政諸說著于篇以見王制之變霸業之本而不取其傳會之說云

十有三年魯侯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不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非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履祥按此齊桓修納糾之怨也魯事齊讐為所弱矣至是曹劌用而始勝齊然魯之用奇自是始春秋書敗齊師書其實亦以示貶也

魯侯侵宋齊師宋師次于郎魯侯敗宋師于乘丘齊師還

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陳氏曰其言次以桓公圖霸而未集也桓公所甚汲汲者魯

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詘魯爾于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于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霸之難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以志楚霸子難于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于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于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往歸之矣

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史記曰楚伐蔡虜蔡侯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　經世曰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　陳氏曰是夷夏之大變也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氏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陳氏曰書滅始于此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曷

為以首亂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于天下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霸為之也譚子何以不名國滅而後書奔以不死社稷也奔非其罪莫甚于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

十有四年魯侯敗宋師于鄑

左氏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王姬歸于齊

左氏曰齊侯來逆其姬杜氏曰魯主昏齊侯來逆不書不見公也

十有五年王崩太子胡齊踐位

履祥按莊王崩葬不書于春秋周不赴告魯不奔會也其時可知矣他國又可知矣

宋萬弑其君閔公及其大夫仇牧宋人立公子御說是為桓公萬奔陳宋人醢之

左氏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

請之宗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宫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説奔亳南宫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宫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宫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宫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一

宋 金履祥 編

庚子周僖王元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霸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于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陳氏曰春秋非主兵時序爵也于是序齊于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予齊以霸也晉文公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

師皆始霸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齊人滅遂齊侯會魯侯盟于柯

左氏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世家曰齊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魯將盟曹沬以匕首刼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沬管仲曰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與曹沬三敗所亡地于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公羊氏曰莊公將會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

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然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皇極經世曰齊魯宋陳蔡邾之師伐魯三敗之取遂又會魯于柯遂復其侵地曹沫劫盟故也

履祥按左氏于莊公之篇多缺無傳雖有不詳獨晉楚之事雖未見于經而傳獨詳焉然終春秋之傳晉楚事獨詳于諸國益其時晉之乘楚之檮杌與魯春秋並行故晉楚之事左氏得以參考備書之齊桓始霸左氏于其事獨畧豈齊之史策有未備耶如北杏之會左氏以為平宋邵氏以為伐魯遂之滅左氏以為北杏之不至史記以為魯之獻邑邵氏以為取魯之邑柯之盟史記公羊以為曹沫之劫也夫北杏之會當不止為一事魯亦豈無故而即為柯之盟春秋于齊桓之事凡齊之侵伐皆不書書及書敗而已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以滅魯也是以魯忍而與齊平為柯之

盟此其事實也疑當從邵氏之說然管仲得君之初固常曰南伐以魯為主反其侵地矣至是而始反之也曹沫之刼不見于左氏而世多稱之今存之以待參考

二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　胡氏曰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葢以制用兵而賦于民薄矣欲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履祥按宋有弒君之亂既已討賊立君矣而北杏之會方且曰平宋亂君又伐之豈齊桓念宋殤之從已欲立其子而宋人不從也耶此必有欲也

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

師于周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陳氏曰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定州吁也陳之息鄭忽也紀之求成于齊也皆欲假寵于王齊桓之興亦必請王師而後身伐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知有王矣

鄭人弒其君子儀鄭厲公自櫟入于鄭　左氏曰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公入遂殺傅瑕

荊入蔡　左氏曰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楚入蔡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氏曰宋服也

履祥按單伯三時于外桓公扶之以令諸侯必不止于為宋也是以明年桓公自主鄄之會而齊始霸矣

左氏曰齊始霸也

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晉曲沃伯稱滅晉弑其君緡四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左氏曰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諸侯伐鄭宋故也

荊伐鄭

履祥按鄭有虎牢之險為中原襟喉故齊晉之霸而常與楚爭鄭為是故也先師子王子有曰新鄭之境前嵩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天下之所聳目豈不足以屏王室而霸諸侯然春秋被兵之頻未有甚于鄭者何哉歷十六君無一起人意者不能運地勢之所長反為地勢之所累其國則中原之咽喉也東有齊北有晉欲霸諸侯其勢不容于捨鄭南有楚西有秦必得鄭而後可霸是所以為天下戰爭之的也使其有英君出于其間内連王室之親外守山川之固挾天命以令諸侯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是則東周

之周召也五霸何敢跋扈崛強于後先哉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左氏曰鄭成也　公羊氏曰同欲也　穀梁氏曰同尊周也　陳氏曰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于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于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于一邦古未之有也于是始書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予以尊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　史記曰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于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

為諸侯

秦武公卒弟立是為德公史記曰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

楚滅鄧左氏曰初楚文伐申過鄧鄧祈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鄧侯弗從還年楚子伐鄧是年楚復伐鄧滅之　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于我之治亂反謂繫于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内而憂外何其疏也環楚而國者如陳蔡鄭許下至江黄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也楚不先加兵而唯急于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顧以鄧敵為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強陵弱衆暴寡之風徧于天下齊人滅譚晉人滅虢書于魯侯之策矣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三甥之謀謬戾明矣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益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己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

蔿國以晉師伐夷詭諸殺之周公忌父出奔虢左氏曰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邾子克卒瑣立杜氏左傳釋例曰邾國曹姓周武王封邾挾為附庸居邾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儀父從齊桓尊王室始進爵稱子儀父克之字也按唐陸贇以儀父克為二人然前無所据今從左氏

五年王崩太子閬踐位晉武公卒子詭諸嗣是為獻公

秦徙居雍史記曰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入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

楚文卒子囏嗣是為杜叔按左氏惠王二年楚文卒今從經世

乙巳惠王元年三月日有食之

虢公晉侯來朝左氏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㲄

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履祥按曲沃賂周而伐晉必虢公實為之請故釐王亦使虢公命之虢公為王卿士不俟旅朝此益導晉也晉之朝王以曲沃始列于諸侯而詭諸又新為諸侯也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杜氏曰虢晉朝王鄭伯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京師故倡義為王定昏得同姓宗國之禮

履祥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虢晉不能以禮導天子而及其咸在亟為迎婚非禮矣

秦德公卒子嗣是為宣公二年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奉王子頹作亂頹出奔溫蘇子奉子頹奔衛衛人燕人入

厥立頹 左氏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圃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收膳夫石速也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履祥按蔿國為子頹之師釐王之末以晉師伐夷詭諸周公忌父所為出奔也則其權勢恣横非一日矣惠王立不能去之而徙復忌父且奪其田此所以養亂也

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 春秋莊十有七年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十有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蔡哀侯卒子肸嗣 是為穆侯

三年鄭伯執燕仲父王處于櫟 左氏曰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

杜氏曰南燕伯為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公曰寡人之願也

齊人伐戎

履祥按是時為國立子頹惠王越在鄭鄭王室可謂騷矣齊威方霸而于此反舉伐戎之師于王室若不聞知霸者之心蓋中立以觀其變也是時齊方惡鄭執其大夫而鄭假寵于惠王故身救周之事以王居櫟此齊威之所不樂也所以置而不救後七年王使名伯賜齊侯命而後齊始為之伐衛然又取賂而還霸者設心舉措如此宜孔門之所羞稱也自同盟于幽之後中國無事者十數年矣而獨于周室之亂不

加之意惜哉

四年虢公鄭伯胥命于弭奉王復歸于王城殺子頹王與鄭伯虎牢以東 左氏曰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鄭厲公卒子捷嗣 是為文公

履祥按春秋書鄭伯突卒突與忽爭國忽正而突不正然突得稱鄭伯卒葬皆書于春秋忽猶稱世子卒葬皆不書焉忽固自失突蓋終有王室之功也功罪自不相掩然諸侯受國于天子承國于先君苟有天子之命雖本爭國而立猶正也況有勤王之功乎春秋為諸侯之無王其主假鄭伯突以示褒與

王巡虢守 左氏曰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冬王歸自虢

五年秦作密時 史記曰秦作密時與晉戰河陽勝之

晉伐驪戎獲姬以歸 史記曰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娣俱愛幸之莊子曰驪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公子完奔齊 史記曰陳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左氏曰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其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史記曰陳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二十一年乃殺其太子御寇御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左氏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君之惠

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齊懿氏卜妻敬仲史記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魯昭八年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魯哀十七年成子得政

楚熊惲弑其君杜敖而自立 是爲成公史記曰楚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爲成

六年祭叔聘于魯 穀梁氏曰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以使也 陳氏曰聘未有不稱使者此私相爲好也自魯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莊僖崩葬葢不見于春秋而莊僖之際諸侯來聘乎盟主乎

楚人修好于諸侯使人入獻 春秋止書荆人來聘

王賜楚子胙 史記曰成王惲

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履祥按春秋之中凡簒弑之人必求列于諸侯之會盟以定其位或賂王室而請命焉楚之不王久矣熊惲弑其君兄而自立故修好諸侯入獻天子以自文也其後十有五年齊桓責苞茅之不入則位定之後跋扈如故可知矣

曹莊公卒子羈嗣七年魯侯逆姜氏于齊以入使宗婦覿用幣

左氏曰秋丹桓宮之楹春刻其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禎祥按魯莊公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君子猶以為譏況娶者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是可婚齊襄之女乎莊公于是年三十有七矣制于其母長而不婚必齊女也而後娶文姜薨葬一以小君之禮借曰于母不敢貶然擇婚可以自制矣而汲汲焉齊不敢少倍懲訓未及除喪而如齊納襄女之幣遇于穀盟于扈皆為是也莊公于母可謂重如存之感矣獨不思桓公之所以死乎至是將親迎以歸于其心必有礙焉故特為桓公丹楹刻桷崇飾宮廟以表其不敢忘父之意非以為後亦非以誇姜也人心天理本不可泯不能充之顧又絕滅焉噫其不仁甚矣至于使宗婦覿而用幣此則誇媚哀姜也誇媚之則必驕縱之慶父叔牙之通閔公之弒蓋有自來矣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亡三傳皆曰郭公左氏缺文二傳謂郭

公亦歸于曹按郭無公爵而經有郭亡之例當作郭亡為是　胡氏曰此郭公也義不可曉先儒或以為郭亡于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

八年衛惠公卒子赤嗣是為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侯盡殺羣公子

左氏曰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復祥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奪宗故其子孫亦忌宗族之偪聚而殺之桓莊之支無子遺矣是亦可為世鑒哉

九年晉始都絳 左氏曰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史記曰獻公九年始城絳都之世家有誤今從年表

虢人侵晉 史記曰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故再伐晉弗克

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杜氏曰陳亂而齊納敬仲鄭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 穀梁氏曰同者有同也于是而授之諸侯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晉伐虢 左氏曰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飢 經世曰責內羣公子也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左氏曰且

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十有一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氏曰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吕氏曰管仲在而齊侯不以王命為重取賂而還則桓公之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于此事可見矣

復祥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伐衛也而春秋皆稱人以戰齊衛皆無王室也衛侯朔抗莊王而入國其後又抗惠王以立頹至是雖朔死赤立然未聞其蓋前人之愆也齊侯伐之而不一引咎抗焉以戰此衛之無王也惠王有子頹之亂固不使一介行李告難于齊而即安于鄭然齊桓方霸天子蒙塵而不一顧省至是使召伯賜命且命伐衛而桓公不為會諸侯臨之顧徼焉以與之戰幸而敗之人不能執衛侯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誅故顧取賂而還如是而伐是兩下相為戰而已故皆人之也

郳子瑣卒遽蒢立 是為大公 荆伐鄭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疆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子元歸自鄭而處王宮又明年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

齊人宋人魯人救鄭

履祥按楚以戲興兵齊以微救患此春秋所以狄楚而人齊也陳氏曰救鄭無功何終失鄭也首止之會鄭伯逃歸為之圍新城盟世子華而鄭少詘桓公卒鄭遂朝于楚諸夏之變于夷鄭為亂階也

晉侯驪姬子奚齊生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左氏曰初晉獻公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申生既是世子則齊姜當是元妃左氏所載或失其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及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史記晉獻公十二年生奚齊當是十一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或曰二當作北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驪姬卒譖羣公子而立奚齊

十有二年鄭人侵許事不見于傳許在當時必尚從楚也

十有三年王命虢公討樊執樊皮歸于京師左氏曰樊皮叛王王命虢公討樊皮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

京師　陳氏曰自齊桓公不以王命討衛而後王師不出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萬伯立晉侯于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于傳記桓公為之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齊人伐山戎俾燕修貢于王　左氏曰過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國語曰北伐山戎剸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朝　史記世家曰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于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履祥按齊桓山戎之役諸書多載其深入之跡論者率以為多而春秋人之穀梁氏曰危之也愛齊侯乎

山戎也春秋之例凡君師在稱君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在焉而稱人則貶也自管仲得政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與大衆出侵伐故自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以將卑師少爾伐衛人之貶也此齊侯亦人之以其深入者將士邀功者之事非霸主攘夷保夏之大畧也

秦宣公卒弟立是為成公十有五年魯人殺公子牙而立叔孫氏魯莊公卒子般嗣慶父弑子般季友奔陳公子慶父如齊啟立是為閔公傳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以夫人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圉人犖自牆外與女子戲子般怒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魯一生一及成季曰是將為亂乎使以君命酖傳叔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卒立叔孫氏公薨于路寢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左氏公羊氏

履祥按魯自隱公將予其弟桓而桓公殺之以立卒為文姜所誅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于母而忘其父又娶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弒閔叔牙慶父皆不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狄伐邢曹僖公卒子班嗣是為昭公**十有六年**魯閔公元**齊人救邢**

左氏曰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齊人救邢

魯侯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歸魯

履祥按左氏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昔者子般之弒季友奔陳公子慶父如齊而閔公

立則齊之立閔公亦豈慶父請之耶閔公立而即為落姑之盟請復季友齊侯使名請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則是閔公亦知仗季子之忠防慶父之亂矣而卒戕于慶父惜哉

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為太子申生城曲沃封趙夙于耿畢萬于魏左氏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履祥按晉獻公方滅耿滅霍滅魏同姓之國而還卒殺其子趙魏之封即種分晉之根天理報應亦微而速也

哉

十有七年魯慶父弒其君閔公季友以公子申如邾姜氏慶父皆出奔齊高子盟魯公子申入立是為僖公取慶父于莒殺之而立仲孫氏左氏曰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公羊氏曰齊高子來盟何以不名喜之正我也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

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復祥按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至魯僖之立也齊侯使高子至魯春秋雖氏仲孫然不如稱高子之美蓋仲孫之謀不如高子也夫仲孫之于魯非不知慶父之當去也齊侯問所以去之顧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卒存慶父以亂魯國弒閔公雖魯誅慶父齊殺哀姜不甚費力已乎此仲孫所以不及高子也

又按左氏于晉楚之事皆不係春秋之筆削率先經以詳其始末蓋其時晉之乘楚之檮杌與魯春秋並行此左氏所得參攷致詳也然于魯春秋獨莊閔之篇齊魯之事多闕不詳何耶若莊閔之際雖閒因經解事而前後事情多不具若閔弒季友出夫人慶父何以出奔僖公得入之先後高子來盟之所為皆無考也

狄入衛殺懿公衛衆潰濟河立戴公以廬于曹卒齊人立其弟燬

是為文公

左氏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人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史記曰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翟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立

戴公弟燬為衛君是為文公初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故齊人入之　左氏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秦成公卒弟任好立是為穆公　十有八年魯僖公元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胡氏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伐而書次其次為善救而書次其次為貶　陳氏曰以齊晉之霸也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桓文亦受其咎矣　楚人伐鄭齊侯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于檉謀救鄭魯

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為季孫氏十有九年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左氏曰晉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許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穀梁氏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燕莊公卒子嗣是為襄公甲子二十年徐人取舒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氏曰謀伐楚也　胡氏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散而為奇也次陘大衆聲

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黄人守境按兵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及盟于召陵執陳濤塗而後及江黄以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自為犄角之勢明矣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二十有一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

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氏曰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

穀梁氏曰以桓公得志為僅矣

履祥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滅至于邢衛矣南有荆楚之難北伐至于鄭矣所謂南夷與北夷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却狄而南怗荆其有功于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却狄也緩而怗荆也僅聶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丘之城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為中國患又有什百于狄者吞噬羣蠻盜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此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

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為討其僭猾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攻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姑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于召陵而僅僅乃爾曾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真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魯及江人黃人伐陳諸侯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左氏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出師于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

鄭之間共其資糧菲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二十有二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閔之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

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史記曰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

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徉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　左氏曰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禮記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

世子也

王世子會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弗聽

厲祥按齊桓公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于諸侯定王世子也然是會也世子之出必以他故而諸侯會之耳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桓公率諸侯會之而世子定春秋美之鄭伯有王命而逃諸侯春秋逃之此齊桓公之一正天下也周之為父子者定而諸侯之為夷夏者可以辨矣

晉侯使寺人伐蒲公子重耳奔狄左氏曰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左氏曰子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于諸侯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滅虞執虞公歸其職貢于王左氏曰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

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　孟子曰晉人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相秦而顯其君于天下可傳于後世

二十有三年晉人伐屈公子夷吾奔梁

左氏曰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陳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履祥按左氏此下敘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于武城夫諸侯方救許許何為乎降楚且既云降楚明年又何為與乎洮之盟則左氏此說于經旨事情皆無所于當且所引微子面縛之事又非事實紂之末年微子已遯于荒武王入殷面縛非其事也左氏於此上誣微子下誣許男益兩失之

二十有四年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齊侯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秋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

爲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

曹昭公卒子襄嗣是爲共公

二十有五年王崩王人齊侯宋公魯侯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太子鄭踐位左氏曰僖之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胡氏曰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于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録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耳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庚午襄王元年宋桓公卒子茲父嗣是為襄公

左氏曰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于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履祥按宋故國也得一子魚為政遂足以霸惜其不能盡用子魚所以不遂霸耳

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胙宰周公會齊侯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傳曰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左氏國語　孟子曰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傳曰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

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左氏國語

履祥按宰孔後命桓公聞管子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孔之所以料其終亂也其詳見國語而左氏不載又按宰孔之命國語史記皆有弓矢車服九旗之賜皇極經世書賜命為伯此所謂加賜一級者與然宰孔初命但以賜胙為辭蓋以宗廟為重也孔子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古人禮意所重蓋如此云

晉獻公卒奚齊立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立奚齊之弟卓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左氏曰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

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為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二年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氏曰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晉公子夷吾為晉侯　是為惠公　傳曰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吾公子重耳於翟曰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

弟為大亂令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重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胄裔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君聞之得國

恒于斯失國恒于斯喪不可久時不可失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又重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夷吾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退而私于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黄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

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是故先置夷吾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唯則定國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國語禮記左氏

履祥按重耳不求入夷吾求入秦穆公雖義重耳之仁而終貪夷吾之賂此公子縶之謀也秦穆天資本善而輔之者非人一有利心醲晉亂者十五年于此孟子惡有國者之言利其意深哉齊桓公志平晉亂而置君一唯秦之聽亦不能援立重耳惜哉

晉殺其大夫里克左氏曰晉侯將殺里克以說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平鄭聘

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履祥按惠公之殺里克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入里克雖為社稷立賢之計拳拳于重耳然與其弑二君而成重耳孰若全申生以弭後患因優施一言之誘遂為中立之謀坐視申生之死于前而卒蹈弑逆之名于後惜哉

三年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左氏曰晉侯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王子帶以戎入寇秦晉伐戎晉侯平戎左氏曰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于王

四年

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楚人滅黃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履祥按黃之滅管仲之言卒驗齊桓霸業于是衰矣陳氏曰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焉耳

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入聘左氏曰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履祥按五霸桓公為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王子帶之奔為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

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陳宣公卒子款嗣是為共公五年齊侯使仲孫湫入聘左氏曰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鹹齊侯使仲孫湫來致諸侯之戍左氏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六年諸侯城緣陵左氏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蔡穆侯卒子甲午嗣是為莊公七年楚人伐徐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諸侯之大

夫救徐五月日有食之齊師曹師伐厲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齊大夫管仲卒管子書曰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

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國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

為人也好善審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其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寧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后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言終喟然嘆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　史記曰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哉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老泉蘇氏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于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三子固亂人國者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

之相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桓公聲色不絶乎耳目非三子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五霸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及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死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死矣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履祥按管仲之死當在是年之春外則救徐而徐敗內則牡丘之盟伐厲之師方行而宋人伐曹西則與

秦共立晉侯而秦伐晉獲其君以歸桓公于此皆未如之何矣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為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不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今乘異產及懼而變將與人易弗聽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

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王命秦伯釋晉侯

史記曰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為穆公夫人夫人聞之衰絰跣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兼用左氏

晉侯夷吾自秦歸于晉

左氏曰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召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衆說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

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十一月晉侯歸 史記曰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大子圉為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

八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狄侵晉王以戎難告于齊齊侯徵諸侯之師入戍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會于淮 左氏曰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

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履祥按齊桓尚能伐厲以救徐城鄫以制淮夷豈不能伐戎以救周乎不務德而勤遠畧于此見矣

九年齊人徐人伐英氏報婁林之役英氏楚與國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易牙立無虧世子昭出左氏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年宋公曹

伯衛人鄭人伐齊鄭伯始朝于楚魯人救齊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立公子昭是為孝公狄救齊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曰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弒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八月葬齊桓公邢人狄人伐衛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履祥按齊桓公卒而鄭伯始朝于楚邢狄伐衛矣諸侯之伐齊雖為桓公之故然以霸國而受伐天下之事固可知矣宋襄狃于伐齊之勝遂有圖霸之心焉說者以邢人狄人伐衛為進狄而救齊果進狄何不于救齊人之而于伐衛人之邢伐衛則與邢俱人之盟邢則與齊俱人之桓公殁而狄重稱人夷狄之盛也晉文霸而狄復稱狄霸圖之盛也

十有一年宋人執滕子嬰齊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宋人圍曹 左氏曰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履祥按齊桓公晚始東略宋襄公蓋繼其志欲以屬東夷首虐滕鄫之君本欲立威不知乃所以失諸侯

也齊桓公假仁義而霸宋襄公假仁義而又不及其屬小國也將假義而失之暴其敵大國也將假仁義而失之迂宋襄圖霸大槩如此然用鄫子者宋襄之命也而春秋歸罪于邾以邾之役于不義也夫以邾文公之賢不能自立而怵于震鄰陷于賣友可惜也已

衛人伐邢　左氏曰衛人伐邢以報莬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霸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陳人魯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曰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春秋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胡氏曰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也曷為沒公而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矣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

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傳公元年敗而稱楚經亦書人于是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没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没公人陳蔡之君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于是列位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所以著夷狄之强傷中國之衰也

梁亡

左氏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宫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氏曰梁亡魚爛而亡也　穀梁氏曰梁亡自亡也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

十有二年鄭人入滑齊人狄人盟于邢楚人伐隨

左氏曰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

十有三年狄侵衛宋人齊人

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曰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魯侯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氏曰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夫足以懲君 公羊氏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國已有君矣楚人

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公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迎襄公歸　胡氏曰執宋公者楚子也不言楚子分惡于諸侯也諸侯皆在而蠻夷執其會主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人于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于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狼虎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于荆楚乎然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會盟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不隱所以深貶之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偵矣故書會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穀梁氏謂不與楚專釋是也　陳氏曰楚初爭長也

十有四年鄭伯如楚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左氏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

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履祥按先王視地畫井而計民授田凡地之可田者既已井授矣其依山阻險高下不一地不可田田不可井者尚皆虛之用廣樵牧惟夷狄之俗則多依山阻險此所以有九州內之夷狄也然伊洛王畿又地之中雖曰曠土秦晉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逼周甚矣自此伊洛之戎世為周患他日王謂晉人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祖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然則秦晉之罪不可勝誅矣

晉子圉自秦逃歸王召叔帶于齊左氏曰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氏曰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所為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也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鄭文夫人羋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

迴女器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履祥按宋襄求霸之初虐二國之君何其暴也至泓之戰不重傷不禽二毛又何其仁也無他前日氣銳而今日氣怯爾

十有五年齊侯伐宋圍緡宋襄公卒子王臣嗣是為成公左氏曰齊侯伐宋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楚人伐陳左氏曰楚成得臣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王命狄師伐鄭取櫟以狄女隗氏為后

左氏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之與衛滑也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左氏以名穆公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呂成公謂禦已成之詩而作樂然考國語則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則左氏文益誤其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名穆公亦云則是自救其前之誤也

今節其文如此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

用三良于諸姬為近四德俱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别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心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又弗聽

晉惠公

是為懷公　左氏曰晉大子圉為質于秦逃

卒子圉嗣

歸惠公卒圉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焉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

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十有六年晉公子重耳入于晉以立是為文公晉人殺懷公于高梁傳曰初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處狄十二年左氏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為可以成事也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矣戾久將底誰能興之蓋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管仲沒矣謀而無正衰而思始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茲可以親皆以為善乃行國語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與之塊怒子犯曰天賜也左氏民以土服必獲此土受而載之國語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左氏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聞之告姜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

子必從之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公子曰吾不動矣姜曰不然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昔管敬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畏民之中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晚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公子弗聽國語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傳負羈之妻曰吾公之子從者皆足以相國夫子必反其國反必得志于諸侯得志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左氏負羈言于曹伯弗聽國語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左氏于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于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國語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他日享之趙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敢不拜左氏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國語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懷公奔高梁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公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左氏 國語曰晉人殺懷公于高梁而授重耳

經世曰秦人殺晉懷公入公子

童耳于晉呂郤畏逼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左氏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王

使王子虎內史興錫晉侯命國語曰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德服義仁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王其善之樹于有禮艾音刈人必豐王從之使于晉者道相逮也

王廢狄后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鄭左氏曰大

叔帶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

王使告難于諸侯

左氏曰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

宋公如楚

左氏曰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于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于是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一